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X69n1353

開福道寧禪師語錄

(嗣法小師) 善果集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No. 1353-A
  - No. 1353-B 潭州開福報慈禪寺道寧師語錄序
  - 上堂
  - 偈頌
    - 因僧舉玄覺問僧林間是什麼聲僧云鵝鳩聲覺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師乃問僧你作麼生會僧云亙古亙今師曰不易卜 度頌
    - 女子出定
    - 石霜首座
    - 靈雲桃花
    - 諦當未徹
    - 遊山翫水
    - 明招示眾因緣
    - 趙州洗盞
    - 祖師風幡
    - 夜深聞喝火号聲故經曰即時觀其音聲而得解脫
    - 僧問如何是真如不變
    - 因伯照書中云思量有個悟處又云工巧諸伎藝煎茶及掃地盡現行此事日用唯靈智遂成四頌
    - 僧問諸佛非道何以脫塵父母非親何以養育又云法王嚴父是真依
    - 新笋竹
    - 寄希饒閒堂
    - 十六夜對月和十五夜無月
    - 辯禪人五羊作丐寫 師真求贊
    - 送僧歸華藏
  - 示寂
  - No. 1353-C
  - No. 1353-D
  - No. 1353-E 新鍥開福寧禪師語錄後序
- 卷目次
  - 1

    - 2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1353-A

兄三佛師，雙峯蹉脚。浴湯熱沸，慧光燦發。甘心惡輩瞋怒，忍鎧十重。齩不破鐵酸餡，吞得下栗棘蓬。歙谿玉振，潭水金舂。今把遺編付棃棗，搏桑夜半日即紅。

前大乘　密山敬　拜題

No. 1353-B 潭州開福報慈禪寺道寧師語錄序

宣義郎致仕　昭山譚章　撰

如來正法眼，傳三十三世，抵曹溪得讓，讓得馬祖，而後為臨濟宗。六傳至慈明，實振發之。慈明之子曰楊岐會・黃龍南・翠巖真，皆所謂師子兒，能哮吼一方，弭伏百獸者。會接白雲端，端接五祖演，演坐東山，時謂大滿。後身孤峻，少許可。所得之嗣二：勤一、遠一、寧爾。　師即寧也，敏悟堅恪，徧參諸方，蒙演印記。信緣由湖湘，居天寧第一座。大觀中，　待制席公帥潭，以開福遴選，遂出世。禪徒大集，眾盈五百。來者縱銅頭鉄額，遇之粉碎；巧口辯舌，到則如啞。一柱杖劃斷古今葛藤，一拂子指開大千障礙。行住坐臥，無非妙用；語默動靜，悉為佛事。雖歷年未久，而利人為多。故其告寂偈云：住院經五年，都慮如頃刻。然則四十九年不是過也。門人善果編次語句，姑記梗槩云。

潭州

今請城下崇寧禪寺首座僧道寧前去開福，充長老住持，為國開堂演法，祝延聖壽者。

伏以電光石火，難追微咲之機；禪版蒲團，已泄無言之意。雖即心即佛，而未始有物；然非說非示，則無以證空。必藉其人，以開茲旨。　寧師長老，靈根宿植，祖葉傳芳。旁開不二之門，期化大千之界。宗風所屬，僉議攸歸。宜從抑志之求，特赴久虛之座。泥牛木馬，將入海而嘶風；跛鼈盲龜，免沒沉而觸木。謹疏。

大觀三年二月　　日　　疏

朝請郎去徽猷閣待制知潭州軍州　事兼荊湖南路安撫鈐轄席　震皇叔節度使華原郡王　在京

No. 1353

潭州開福禪寺第十九代寧和尚語錄卷上

住大溈山嗣法小師　善果　集

師開堂日，拈香云：此一瓣香，虔祝今上皇帝聖壽無窮。此一瓣香，奉為　知府待制、諸位監司、闔郡官僚常居祿位。此一瓣香，佛祖不知名，人天共瞻仰。信手拈來，半斤八兩。今對人天眾前，更不囊藏被蓋。奉為蘄州五祖山第十二代演禪師，爇向爐中，以醻法乳。遂就座。道林圓悟和尚白槌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曰：若是第一義，且作麼生觀？良久云：摩竭陀國，此令已行。不昧宗風，共相證據。其或未然，有疑請問。僧問：雲門一曲即不問，如何是報慈一曲？師曰：今朝是三月初一。僧云：還許學人和也無？師曰：你作麼生和？僧撫掌。師曰：料掉沒交涉。僧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曰：北禪門下客。僧云：衲僧分上有打破虛空底鉗鎚、喝散白雲底意氣，為什麼今日却無轉身一路？師曰：非子境界。僧云：未審是什麼人境界？師曰：等閒垂手處，帀地古風清。僧云：不因伸此問，爭辨法王機？師曰：未敢相許。師乃曰：至道玄微，名言路絕。真源湛寂，物我皆如。所以道：未離兜率，早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明明大事圓成，寂寂該通法界。及乎毗藍園內，七步周行。已涉離微，那堪四顧。然而仙陀罕遇，同氣難諧。曲徇人情，觀機利物。三乘五教，流布塵寰。根機差殊，昇降有異。雖是一音而演唱，眾生隨類各得解。六凡四生，因此而彰。造旨忘言，超諸戲論。便道：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如是二中間，未嘗說一字。諸禪德！只如龍宮海藏，文義炳然。為什麼却道未嘗說一字？還有分付處也無？這裏見得，混融今古，透出聖凡。不待龍華三會中，立地教君參古佛。僧祇抹過，直趣菩提。照用現前，一時驗取。其或心眼矇曨，不免重下註脚。要會麼？當季無說親聞處，帀地清風徧九垓。(謝詞不錄。)
師在崇寧寺受請，法座前拈帖示眾曰：幸然無一事，剛地起波瀾。既到如斯，難為迴避。敢問諸人：大地不容鍼，此從何處來？還委悉麼？青山藏不得，明月却相容。度與維那讀罷，乃　拈衣曰：鷄足山中唯傳迦葉，黃梅席上獨付老盧。時緣既至，落在山僧手裏。大眾還知麼？纓絡聚中騰瑞氣，華縵影裏奪芳春。遂披衣指座，曰：此燈王座，曠劫穹隆。若是要高昇大，不觀時節。然雖恁麼，別有一般君未見，白蓮華向半天開。斂衣就座，乃曰：寶座既登，清風四起。要津把斷，凡聖俱亡。放一線道，別露風規。具眼禪人，一任施設。僧問：點鐵成金即不問，轉凡成聖事如何？師曰：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裏看。僧云：數日靈禽庭畔噪，果然太守命殽懃。師曰：好個阿師，向語脈裏轉却。僧云：菩提果熟天然異，優鉢華開別是春。師曰：一語傷人，千刀攪腹。師乃曰：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易難不到處，普請大家看。乃豎起拂子，曰：還見麼？若謂見，云何為見？見在即凡，宛同流浪。若

謂不見，云何不見？行脚高士，眼在什麼處？見與不見，若為明辨？這裏徹去，三世如來、六代祖師平生關棙，瓦解冰消。苟或未然，待把少林無孔笛，為君吹起小陽春。下座。(謝詞不錄。)

當夜小參：全機不用，同道方知；照用雙行，何人委悉？所以芭蕉和尚示眾云：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師曰：芭蕉垂範，今古罕遇知音。後來覺海禪師拈云：你有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覺海禪師大似量才補職，度脚買靴，要見芭蕉，還應未可。若是新報慈即不然，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你無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恩深轉無語，懷抱自分明。忽有個漢出問云：離此二途，如何是報慈拄杖子？良久，云：如今卓向須彌頂，六臂三頭未許看。久立，珍重！

送宣老住慈雲。靈山密旨，少室玄宗，五葉一華，分布塵剎。造其旨者，游刃萬機，卷舒無礙；失其趣者，談真罔象，見解偏枯。豈不見城中聖箭，鼓山尚涉崎嶇；國師肘後靈符，耽源猶疑去住。大眾，只如新報慈，當此之際又且如何？雖然水泄不通，未免因行掉臂。乃豎起拂子曰：還見麼？龜毛拂子聊相贈，直與行人指路頭。

當日上堂：報慈古寺，先聖道場。門枕湘江，必多釣客。況是風恬浪靜，正好垂綸。有麼？僧出云：下坡不走，快便難逢。師曰：果然。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今季貧似去季貧。僧云：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兵隨印轉，將逐符行。僧云：如何是主中賓？師曰：脫珍御服，著敝垢衣。僧云：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僧云：四賓主諳蒙師指，向上玄關事若何？師曰：一陣兩陣清風生，吹散白雲千萬片。僧云：擲鉢峰巒秀，名高萬古傳。師曰：前後收來君不見，殷勤付與後人看。

師乃曰：若也全提祖令，直須大地荒凉；稍若就下平高，且作我家牆壍。所以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擬議之間，互為賓主。其為主也，把斷要津，聖凡俱喪，天魔膽裂，獨步坤維；其為賓也，山河大地，艸木叢林，萬象森羅，全彰玅體。雖然如是，不落賓主一句又作麼生道？良久，云：一片白雲橫宇宙，普天無處不垂陰。(謝詞不錄)

當夜，小參。全機敵勝，今古稀逢，啐啄同時，非為好手，鋒鋩匪露，方稱丈夫，不是當家，徒誇作略。豈不見趙州路逢婆子，乃問云：向什麼處去？婆云：偷趙州笋去。州云：忽逢趙州時如何？婆便掌，州休去。後雪竇拈云：好掌更下兩掌，也無勘處。師曰：諸禪德！且道聲訛在什麼處？報慈今夜試與諸人評議看：一人慣行棧閣，飽歷邊庭，不施寸刃，海晏河清；一人先鋒有作，殿後無追，貪他一盃酒，失却滿船魚。且道報慈為人落在那裏？還委悉麼？劒

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鋌。次日，謝知事，上堂。僧問：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提起坐具，云：這個是塵？那個是堅密身？師曰：放下著。僧云：此猶是學人疑處。師曰：你疑處作麼生？僧云：適來問底。師曰：不堪為種艸。師乃曰：適來這僧問：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山僧如是答，且道這僧知有？不知有？若道知有，爭肯恁麼問？若道不知有，爭解與麼問？諸禪德！到這裏云何辨白？知與不知，全無伎倆，明明教意宣揚，款款為君敲唱。乃豎起拂子，曰：大眾！這個是堅密身，一切塵甚麼處得來？若向這裏瞥地，非唯煙霄獨步，亦乃外護叢林；其或未然，不免重下註脚。要會麼？風攪長空，春雲四起，六臂三頭，徒誇唇觜，帀地普天，全非伴侶，等閒拈出與君看，直下分明須薦取。乃拋下拂子，歸方丈。

小參。諸佛祕訣，羣生本源，海藏龍宮，宣揚莫既。何故？真常無相，玅有全該，剎剎塵塵，周徧法界，豈勞熏習，體用昭彰？直下歸來，復有何事？豈不見僧問溈山：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溈山默然，僧拂袖出去。到雪峰，峰乃問：近離甚處？僧云：溈山。峰云：溈山有何言句示徒？僧云：某甲曾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溈山默然，峰云：汝肯伊否？僧云：某甲不肯伊。峰云：溈山古佛，速去禮拜懺悔。後玄沙聞，云：山頭老漢蹉却溈山公案。僧乃問：和尚尊意如何？沙云：大小溈山被這僧一問百雜碎。師曰：諸禪德！這僧奔南走北即且置，只如玄沙恁麼道，為復是讚嘆語？是不肯語？五湖衲子、四海高流，試辨白看。這裏見諦，非唯宗眼分明，亦乃坐却天下老和尚舌頭。雖然如是，不入洪波裏，爭見弄潮人？

上堂，示眾：沒絃琴韻，罕遇知音；無影林中，難尋足迹；同聲同氣，方辨端倪；不是當家，徒勞側耳。豈不見南泉問黃檗云：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檗云：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泉云：莫便是長老見處麼？檗云：不敢。泉云：漿水錢且止，艸鞾錢教什麼人還？檗休去。師曰：諸禪德！南泉、黃檗大似埋兵掉鬬，兩陣交鋒，還有優劣麼？若道有，此人未具行脚眼在；若道無，此人未具行脚眼在。總不恁麼，又且如何？要會麼？玉印不離天子手，金箱豈可庶人知？

施主請上堂。飲光門下，徒誇微笑之機；少室巖前，謾說安心之法。爭似呈橈舞棹，畫舫輕舟，萬里無雲，長天一色，蘆灣月渚，漁父拋綸，煙島波心，沙禽戲日，閒烹綠茗，滿酌流霞，蕩蕩皇風，平平帝道，數聲歸笛離春浦，一片孤帆過洞津，到岸捨舟常式事，何須更問渡頭人？諸禪德！報慈如斯舉唱，還有為人處麼？若

道有，那裏是有處？若道無，擊鼓昇堂，辜他請主。到這裏如何剖露？還委悉麼？良久，云：人歸大國方成器，水到滄溟始是波。
上堂。碁逢敵手，密行難藏；琴遇知音，希聲乃布。摩竭正令，同道方知；揑聚放開，悟迷一決。豈不見乾峰示眾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峰乃云：典座來日不要普請。下座。師曰：一人為眾竭力，禍出私門；一人眼放電光，照破四天下。且道那句是賓？那句是主？若人辨得，艸鞲跟子斷，透過祖師關；其或未然，點鐵化為金玉易，勸人除却是非難。
因事，上堂。父母所生口，何妨為子說？莫將閒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忽有個漢聞開福恁麼道，出眾來指住，云：老老大大，俗氣不除。師呵呵大笑，曰：子只見風清月白，焉知洞裏花香？何故？曾看江上弄潮人，未聞愛水嫌波浪。
師一日上堂示眾曰：千聖不傳，諸祖祕語。不惜眉毛，為君親舉。衲子擡眸，白雲萬里。
上堂。報慈一要，凡聖同玅，犬吠驢鳴，龍吟虎嘯。道吾樂神，師巫祭廟，雨過山青，雲收日照。拾得與寒山，不覺呵呵笑。諸禪德！且道笑個什麼？休！休！他秊自有知音，豈待今朝說破？
冬至，上堂。晷運推移，日南長至。分明一道恩光，照徹十方三世。全彰諸祖玄關，漏泄衲僧巴鼻。靈雲剛道無疑，彌勒徒誇授記。爭如李四張三，相賀街頭巷尾。不是海印發光，亦非楞嚴三昧。林下高人休要瞌睡，令余暗裏笑舒眉，直是清風動天地。
小參。宗門奧旨，造者還稀，體用無私，隨流得玅。有時互為主伴，敲唱玄風；有時對面藏身，難窺影迹。要津把斷，凡聖迷源，利物垂慈，等閒入艸。豈不見？臺山路上有一老婆，凡有僧問：臺山路向什麼處去？婆云：驀直去。僧纔去，婆云：好個阿師又與麼去。趙州聞，乃去問：臺山路向什麼處去？婆云：驀直去。州纔去，婆云：好個阿師又與麼去。州回寺告眾云：我為你勘破這老婆了也。師曰：蕩蕩無迂曲，明明透古今，問無別語，答豈異音？那裏是勘破處？還委悉麼？一人張帆，一人把柁，鐵笛橫吹，漁歌唱和，啐啄同時，知音幾個？順水逆流歸去來，到岸方諳不恁麼。不恁麼，為君宣，甜如砂蜜，苦似黃連，若不同牀臥，焉知被底穿？
上堂。解語非干舌，能言不是聲。非聲非舌用，方乃號圓成。玅造如如旨，還家罷問程。諸禪德！這裏薦得，不待三祇劫滿、六度功圓，古佛堂中一時參畢。其如疑情未脫、見解偏枯，設使辯若滿慈、智過鶖子，辭鋒展弄、敲唱臨機，縱奪卷舒、遊戲三昧，於本分事中雲泥有隔。何故？正令已行君不會，通身是口卒難陳。

因官在寺和尒，上堂。數日寺門浩浩，全身走入荒艸。五湖高士安禪，休要別處尋討。廊下喏諾分明，堦前斛斗叫噪。勞生日用無私，般若光中虛老。燈籠暗地攢眉，露柱低頭懊惱。令予冷眼偷看，不覺呵呵笑倒。諸禪德，且道笑個什麼？三錢買個鄭州梨，元來是青州棗。下座。

上堂。春山青，春水涤，啼鳥落花清耳目，一帶平原畫不成，玅印無羈豈拘束？諸禪德！豈不見古人道：聞聲悟道，見色明心，瞥然玅會，輝古騰今。古人恁麼道，也是抱橋柱澡洗，未出常流。開福道：聞聲不悟道，見色豈明心？大冶紅爐裏，真鍮不博金。忽有人道：開福恁麼道，何曾夢見古人？師乃呵呵大笑，云：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擊禪牀，下座。

上堂，舉：石霜遷化，眾請首座住持。虔侍者曰：首座須會先師意，方可住持。首座曰：先師有什麼意？虔曰：先師道：休去，歇去，一念萬季去，如古廟裏香爐，冷湫湫地去，作一條白練去。作麼生會？首座曰：只是明一色邊事。虔曰：若恁麼會，不可住他院。首座曰：汝但燒香著，香煙絕處，我若脫去，便會先師意。香煙絕處脫不得，乃不會先師意。香煙纔絕，首座脫去。師曰：諸禪德！難中之難，玅中之玅，千聖攢眉，是何關要？大眾且道：首座會先師意？不會先師意？若道會先師意，爭奈虔侍者撫背一下，曰：坐脫立亡即不無，要且未會先師意。若道不會先師意，其如首座良哉？快便擦手前行，利害在什麼處？要會麼？路遠夜行休把火，大家吹滅暗中行。

上堂，示眾：薰風乍扇，雲霧頓開，杲日騰空，森羅互顯，如鏡照像，不礙光輝。汝等諸人二六時中發宣前塵，憑何印可？這裏薦得，無明界內古佛家風，荊棘林中衲僧巴鼻，大地山河借你出氣。雖然恁麼，借水獻花常式事，傍觀猶笑老婆心。擊禪牀。

上堂。宗門玅旨，海口難宣，簡要提撕，知音罕遇，事無一向，理出多門。豈不見道：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句歸何處？良久，云：會麼？深秋簾外千家雨，落日樓前一笛風。

上堂：春風浩浩，春鳥喃喃，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大圓鏡裏扣己而參，便恁麼去也太無端。何也？文殊去後無消息，休問前三與後三。擊禪牀。

謝監莊，上堂。僧問：千兵易得，一將難求時如何？師曰：好手須還欒布作，韓光空望立功勳。僧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曰：掃蕩煙塵回首日，端然至化賀昇平。復曰：枯木巖前，道人不顧；塵勞界內，衲子興悲。戀著玄關，全虧大用；灰身滅智，豈是良圖？裂破面門，救諸苦趣；為祥為瑞，今正是時。號令既行，云何話會？撈龍趁鳳男兒事，淺種深耕效仰山。

開爐，上堂。曙色纔分煙氣消，嚴風括地不相饒，爐中幸有無煙炭，莫學丹霞把佛燒。燒即不無，云何委悉？恩大不知何以報，寥寥千載古風清。

上堂。大道無私，要由心悟。心無形狀，全物而彰。玅契斯關，萬緣俱備。所以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聞見寂然，是何面目？直饒這裏見得倜儻分明，向衲僧分上天地懸遠。何故？罷攀雲外三秋果，休弄澄潭月一輪。

上堂，舉：南泉、麻浴、歸宗三人訪國師，至中路，南泉於地上畫一圓相云：道得即去。歸宗於圓相中坐，麻浴便作女人拜，泉云：與麼則不去也。歸宗云：是何心行？師曰：同阬無異土，千古少人知，月下休相喚，還從舊路歸。

上堂。人從卞州來，不得東京信。陝路既相逢，到底難親覲。撫掌笑呵呵，解佩空王印。豈不見昔有秀才善通奧義，博覽古今，乃問長沙和尚：某曾看大佛名經，但見諸佛鴻名，未審居何國土？長沙云：黃鶴樓崔顥題後，先輩曾題也未？秀才云：未曾題。長沙云：得閒無事，題取一篇也無妨。師曰：先賢垂範，早涉離微。言無展事，句裏藏機。百千諸佛知何處，黃鶴樓前握手歸。

上堂。夏雨落瀌瀌，民歌堯舜天，千山增翠色，萬壑鎖青煙。唯有禪家無一事，饑來喫飯困來眠。要會麼？路逢死蛇莫打殺，沒底藍子盛將歸。

小參，示眾。陰雲彌四野，心地長塵埃，試請回光看，生從何處來？這裏信得及，風幡非動，直徹圓伊，更待商量，辜他先聖。雖然恁麼，未透玄關者，何妨決眾疑？僧問：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喚和尚作一頭水牯牛得否？師曰：老僧牽犁拽杷有分。僧云：和尚是大善知識，為什麼却作牛？師曰：未足酬恩。僧云：穿却鼻孔了也。師曰：一任卜 度。師曰：真淨界中，纖塵不立，撮要提綱，難諧剖析。馬祖升堂，百丈卷席，佛祖洪規，人天正脈，檢點將來，弄巧成拙。何故？大鵬展翅摩霄漢，肯效搏風鷂子兒。

謝直歲街坊，上堂。叢林浩浩，誰是知音？馬祖堂中，盤山回首；雲門會裏，明教翻身。彼此一時，孰分優劣？大眾！入廛不露迹，隨處是家風，淺種與深耕，秋冬收顆粒。從他五湖衲子端坐無疑，日高一盆和羅飯，禪道是非都不知。雖然如是，塵中辨主，鬧裏求人，兩手扶犁钁頭邊事又且如何？要會麼？陋巷不騎金鐙馬，回來却著破襴衫。

上堂：數日霧霓雨，今朝髣髴晴。煙雲消散盡，天地廓然清。簷前鵲噪，林裏鶯鳴。嶺外牧童歌野徑，江邊漁父釣長鯨。禪家高臥無餘事，渴飲饑飧賀大平。諸禪德，兩彩一賽，凡聖齊收。若作佛法商量，大似抱贓叫屈。

上堂：報慈一言，千聖不傳，即時玅會，火裏生蓮。然雖如是，路遙知馬力，歲久見人心。
謝藏主，上堂。琉璃殿上，古佛舒光。明月堂前，曇華布影。不用南詢彌勒，何須東覓文殊。華藏門開，任君瞻仰。或舒或卷，塵塵普現色身。或放或收，處處毗盧境界。不舒不卷，寂爾無根。不放不收，是真常住。絲毫無礙，統攝聖凡。自利兼他，古今不墜。然雖恁麼，當人分上又如何？還會麼？夜半不須敲玉戶，天明鳳子笑銜花。
上堂。透脫玄關，更無凝滯，一瞥落眼，空華亂墜。豈不見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也。州云：洗鉢盂去。其僧言下有省。師曰：趙州可謂塑不就，畫不成，鋒鋩不動，海晏河清。五湖衲子，抖擻精神，為君通一線，教子快平生。要會麼？夜來春睡重，一覺到天明。
施主請上堂，僧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什麼字？師曰：會麼？僧云：不會。師曰：少林幾度暗思量，維摩未敢輕開口。僧云：海藏龍宮收不得，毗盧界內若為尋？師曰：退後子細看。僧云：此事且止，只如檀那特施法衣，有何利益？師曰：因果位中留不住，恒河沙劫報無窮。師乃曰：衲子玄關，群生命脈，鋒鋩未兆，便好承當，文彩纔彰，翻成影事。何也？空劫已前，乾坤未剖，凝然一片，非聖非凡，不涉熏脩，豈從外有？洎乎世界安立，四聖雜居，憎愛情生，悟迷相返，妄認四大為自身相，譬彼病目見空中花，造種種業，受種種報，枉流諸趣，曠劫于今。繇是世尊不離兜率，下降閻浮，四十九季、三百餘會，演無量義，分布塵剎，扨物導迷，應病與方，明師罕值，真藥未逢。賴遇程君為不請友，捐潤屋珍寶，屆開福道場，命五湖衲子看閱毗盧大藏，欲使禪人不動舌頭，五千四十八卷彈指一時周足，直得須彌起舞，海水騰波，天雨四花，地搖六種，因收果海，果徹因源，因果兩忘，是真常住。儻或端倪未辨，依前重說偈言：你等諸人發卷看時，急須著眼，三世諸佛全分法身盡在裏許。何故？焚香提起經來讀，便是拈華付囑心，此外別求玄玅解，悠悠千古少知音。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接新帥回，上堂。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季無送復無迎，有時直上孤峰頂，月下披雲嘯一聲。好諸禪德！先賢道超物表，德貫坤維，只解全身遠害，不能同死同生。報慈雖是晚流，豈敢辜他古德？有時松蘿影裏，凡聖同途；有時車馬叢中，人天共轍。同途共轍，玅入幽微，凡聖人天，要門匪異，機輪轉處，誰是知音？要會麼？幾度因時節，徘徊帶雨歸。

上堂。摩竭掩室，非是通方。淨名杜詞，未為作略。總不恁麼，罕遇知音。方便門中，隨宜舉唱。豈不見僧問趙州云：和尚季多少？州云：蘇州有。僧云：和尚何姓？州云：常州有。師曰：諸禪德，趙州貴買賤賣，千古罕聞。寥寥叢席之間，至今無人酬價。大眾要會麼？蘇州有，常州有，月白風清，天長地久。路著舊鄉關，金毛善哮吼。父慈子孝少人知，回首面南看北斗。

謝莊主，上堂。丈夫兒，自家斷，日用無私休計算，被他指點謾商量，到底死生打不辨，長生路上少人行，輪轉脩途空懊嘆。萬境中，須這漢，出沒卷舒無繫縛，淺種深耕誰委知？溈山水牯騎來慣，頭角分明在目前，五湖衲子擡眸看。諸禪德，還見麼？玉笛一聲風雨寒，萬兩黃金終不換。

溈山先馳至呈書，師看罷，乃集眾上堂，法座前拈起書曰：大眾！適來先馳至方丈，未容集眾，先達圓封。山僧接書，乃問先馳：遠涉塵泥即不問，此處相逢事若何？馳云：文彩已彰。山僧曰：此是多季曆日，畢竟事如何？馳云：重言不當吃。山僧曰：一狀領過。馳云：消得多少？山僧曰：念你遠來，且坐喫茶。諸禪德！且道是相見不是相見？這裏見得，非唯與先馳出氣，亦乃斬新日月、特地乾坤；其或未然，別有一般人未見，待教衲子盡知音。度與維那宣罷，　陞座曰：釋主拈花，強生枝節；頭陀微笑，眼裏添塵。目擊道存，翻成途轍；隔江招扇，早涉崎嶇。總不恁麼，又且如何？勸君不用鐫頑石，路上行人口似碑。擊禪牀。

施主請上堂。僧問：純陀獻供，果證無生。檀越脩崇，獲何福報？師曰：直下明玄旨，三輪體自空。僧云：信心檀越傳將去，學人三拜不虛施。師曰：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師乃曰：實際理地，華藏海中，無一法從內而出，無一法從外而入。如珠在掌，隨眾類以分形；似鏡當臺，映森羅而照體。塵勞界內，兼濟流通；枯木巖前，寂然常住。如斯舉唱，未稱衲僧。不負檀那，云何敷演？良久，云：石人翫月瞻星斗，木女臨谿趁鳳歸。

上堂。宗門奧旨，祖室玄樞，不遇當人，翻成影響。豈不見芭蕉示眾云：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師曰：芭蕉和尚銅頭鐵頷，眼放電光，撿點將來，也是憐兒不覺醜。何故？有則與易，無則奪難，兩語無病，直透祖關。若也辨得，天上人間還知落處麼？著眼看，休比擬，幾回拋向眾人前，八臂那吒提不起。以拂子擊禪牀。

謝藏主典座，上堂。衲僧蹊徑，千眼莫窺，鳥道無私，經行豈礙？要關在手，通變剎那，一味醍醐，莫嫌淡薄。有時毗盧藏內優鉢華開，嗅之不聞，是何境界？靈山髣髴，少室依稀，抖擻提撕，人天兼濟。如斯舉唱，尚涉迂迴，玅契圓常，若為剖露？要會麼？解使

清風迎送客，薄[利-禾+((白-日+田)/廾)]明月待高賢。拂子擊禪牀，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體中玄？師曰：三界繇繇。僧云：如何是句中玄？師曰：攢花蔟錦。僧云：如何是玄中玄？師曰：千聖覓無蹤。僧云：如何是第一要？師曰：門外山童笑。僧云：如何是第二要？師曰：直下無遮障。僧云：如何是第三要？師曰：買賣交關靣為玅。僧云：三玄三要蒙師旨，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時閒把杖頭挑，無限行人看不見。師乃曰：縱橫問答有來由，緣木求魚卒未休，若妙旨尋知見會，還同撥火覓浮漚。何故？達磨九季面壁，早涉離微，皮髓分張，法流寰海，致使兒孫各將知解蘊在胷中，以為己見。看看祖道凋零，對此實堪傷憫，要窮此事，直似頑石逢春不變，方有少分相應。此外別求，是誰之咎？雖然恁麼，平生肝膽向人傾，相識還同不相識。
上堂。諸佛子，著眼看，嚴霜曉露，徹骨清寒，帀地普天，通同實際。休問得皮得髓，徒誇見淺見深，從來一道恩冤，何以自家退屈？山僧對此，忍俊不禁，閒引少林無孔笛，為君吹起小陽春。乃以拂子空中一點，曰：還見麼？還聞麼？若道見，作麼生見？若道聞，作麼生聞？於此兩楹之間，云何剖露？要會麼？滿眼覷不見，滿耳聽不聞，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
上堂。秋風秋雨頗相宜，萬水千山木葉飛。堪笑靈雲回首處，何須花發始忘機。何故？諸禪德，秋風蕭索，秋山葉落，秋雨霖漓，秋天寥廓。祖師心印全彰，靈雲鼻孔穿却。分明一道恩光，曠劫無形寂寞。五湖衲子急歸來，休向途中亂穿鑿。莫穿鑿，體用從來非自他，作者不求無病藥。擊禪牀。
因事上堂，僧問：長安夜夜家家月，幾處笙歌幾處愁？師曰：總是閹梨分上事。僧云：和尚也不要疑著。師曰：一言已出，駟馬難追。師乃曰：事久多變，信知有矣。何故？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心。諸禪德還委悉麼？設使智過鶖子、辯若滿慈，到這裏無你開口處、無你議論處。既然恁麼，畢竟如何？要會麼？大樹大皮裹，小樹小皮纏。
上堂。金烏當午，文彩全彰；玉兔沈輝，影像俱寂。通同實際，一體無諸；不落今時，識情罔測。混融凡聖，佛眼難窺。所以道：髑髏常干世界，鼻孔摩觸家風。本色衲僧，云何辨白？瞥然契悟，大事圓明，方稱丈夫，不辜行脚。更待擎拳合掌，比擬商量，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而今不得玅。以拂子擊禪牀。
謝知事，上堂。靈山標榜，五指舒光；少室真規，斷肱立雪。塵中辨主，盤山蹤迹猶存；杓柄舀 來，象骨家風尚在。流通密旨，建立

法幢，全藉高人，方能巨濟。然後玄關大啟，四海一家，任他六臂三頭，到此也應拱手。何故？須彌頂上非凡木，白藕峰前得處高。
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體？師曰：拂子點頭。進云：如何是法身用？師曰：大地絕纖埃。進云：二句已蒙師指示，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無。進云：為什麼却無？師曰：凡聖收來盡，君今何處尋？師乃曰：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示現受生。又道：諸佛不出世，亦無有涅槃。非為謗佛，亦乃未具行脚眼在。若道不入涅槃，三界大師即今在何處？這裏見得，時時無間，步步相隨，出沒卷舒，古今不墜。苟或未然，不免重下註脚：幽徑野花紅似火，遶門流水碧如藍。
上堂。全提正令，帀地風生；把定要津，孰分優劣？三玄料簡，未稱衲僧；五位君臣，殊乖道體。平實無事，誑謾閭閻；入理深談，黏皮帶骨。何故？纖毫不動，空劫已前；數量難該，憑何話會？諸禪德還委悉麼？幾回拋向眾人前，千眼大悲覿不見。擊禪牀。
施主請上堂，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人天合掌。僧云：出水後如何？師曰：不礙往來看。僧禮拜歸眾，師乃曰：正法眼藏，十聖那知？祕密玄風，三賢罔測。靈機湛寂，體玅希夷，不落今時，豈該數量？撈籠品類，陶鑄群情，三世諸佛，異口同宣。六代祖師，亞肩垂示，琅函玉偈，徧滿龍宮。海角天涯，潛敷奧義，或瞻或禮，迥脫根塵。若見若聞，俱成種智，回光照徹，契本幽微。印古印今，非前非後，圓伊獨露，方號流通。超出化門，是真常住，衲僧孔竅，放過一著。檀那分上，又且如何？要會麼？壽山隱隱侵雲際，福海滔滔似鏡平。
上堂。祖師玅旨，覿面無私，該括古今，何嘗欠少？自是根機不等，見有差殊，方便門開，為君舉唱。有時遊山翫水，步步風生；有時市肆茶坊，塵塵三昧；有時南山起雲，北山下雨；有時饑來喫飯，困即打眠。諸禪德！放行把住，誰是仙陀？一箚回頭，萬機俱罷。始知多季曆日如能用，免被巡官指上推。然雖如是，早涉離微。不涉離微一句作麼生道？要會麼？銀漢縱分千派浪，瓊林終是一般花。
上堂。有利無利，不離行市，師子嚬呻，象王游戲，洎乎檢點將來，未是衲僧巴鼻。如何是衲僧巴鼻？且看禪人爭鋒競銳。有麼？僧出云：未必善因而招惡果。師曰：大似擔枷過狀。僧問：真玉泥中異，不撥萬機塵時如何？師曰：老僧不敢正眼覿著。僧禮拜。師曰：何不進語？師乃曰：此之一事，不可以有心知，不可以無心得。言詮杳隔，聰辯莫究其端倪；寂默奚為？智訥安能湊泊？直是千眼莫窺其迹，二聽那曉其音，三玄料簡謾施功，五位君臣徒話

會。從前知解，傾蕩掃除，略露風規，急須著眼。以拂子劃一劃，曰：還見麼？石火一揮天外去，君今猶看月邊星。以拂子擊禪牀。結夏，上堂。僧問：如何是十五日已前事？師曰：五眼覿不見。進云：如何是十五日已後事？師曰：特地少人知。進云：還許學人點破也無？師曰：也不消得。師乃曰：此土西天，斯晨禁足。依舊夜短晝長，是處山青水涤。都來一箇虛空，不用強生節目。爭如擦手便歸來，六六元來三十六。還會麼？殷勤為報道中人，戀著玄關即拘束。

上堂：毗盧影裏，般若光中，互為主伴，法界融通。白雲片片，帝網重重，形分萬派，月印寒空。道人活計，古佛家風，自他兼濟，無功之功。諸禪德，高著眼，莫狐疑，卷舒自在，今正是時。路逢劒客須呈劒，不是詩人莫獻詩。

發化主，上堂。雲容靉靆，舒卷長空，乍雨乍晴，為祥為瑞。敷榮萬物，積翠千山，大事皎然，輝騰今古。英靈衲子使合知時，懞懂禪人云何話會？還委悉麼？數片白雲生宇宙，普天無處不垂陰。擊禪牀。

上堂。僧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曰：風行艸偃。進云：如何是先用後照？師曰：水到渠成。進云：如何是照用同時？師曰：雲龍纔會合，甘霖灑乾坤。進云：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曰：雲散水流去，廓然天地清。進云：未審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向下問將來。師乃曰：出家佛子，物外高流。挈錫攜缾，訪尋知識。須是踏著自己穩實田地，方解茆菴石室。折脚鐺兒，煮粥煎茶。接待往來，隨家豐儉。未到如斯境界，不可虛延歲月。二六時中，收視返聽。子細揣摩，是何面目？豈不見僧問龍牙和尚：見個什麼便休歇去？牙云：如賊入空室。師曰：好諸禪德，還委悉麼？曠劫洞然，孤光皎潔。不涉功勳，是何時節？布帋癡憨，豐干饒舌。大悲千眼覓無蹤，體玅虛玄百非絕。下座。

謝藏主，上堂。涅槃城裏，求是安身；十字街頭，何妨出手？放行把住，通變由人。五位君臣，徒誇作略；三玄賓主，謾逞鋒機。直截無私，殊乖玅用。設使四十九季、三百餘會，琅函玉偈、海藏龍宮，檢點將來，呼為切脚。敢問諸禪德：且道切個什麼字？還委悉麼？儒門弟子無人識，碧眼胡僧笑點頭。

慈雲法嗣。書到，拈起示眾曰：白藕峰前，纖塵不立；報慈門下，水泄難通。既是纖塵不立、水泄不通，且道這個什麼處得來？還委悉麼？五葉一華分布後，寥寥千古散清風。乃度與維那。宣罷，

遂　昇座曰：永嘉一宿，道播寰區；招扇隔江，法流四海。乾坤未剖，誰是知音？空劫已前，何人印可？向上一路，千聖不傳；透脫斯關，方能玅用。慈雲靉靆，舒卷湘江；不假風雷，霑霈甘澤。三

艸二木，并獲敷榮。畢竟指歸，自何而得？還知麼？青山不鎖長飛勢，滄海合知來處高。
次日，謝專使上堂，僧問：古者道：解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未審和尚如何？師曰：雲起千峰曉。僧云：養子方知父慈。師曰：風高萬木秋。僧云：和尚尋常斬釘截鐵，今日為甚帶水拖泥？師曰：個中如瞥地，船子下楊州。師乃曰：全提密印，千聖迷蹤；肘後靈符，三賢結舌。平高就下，乃可宣揚；略露風規，急須著眼。豈不見玄沙令僧馳書往雪峰，峰開緘，見是三張白帋，峰乃提起示眾云：會麼？不見道：君子千里同風。僧迴，舉似玄沙，沙云：山頭老漢蹉過也不知。諸禪德！雪峰父子或舒或卷，今古無倫；或抑或揚，凡聖罔測。重關壁立，誰解流通？檢點將來，總被這僧勘破。且道謦訛在什麼處？還委悉麼？龍向洞中銜雨出，鳳從花裏帶香歸。
施主設粥，請上堂。諸禪德！從前日月，依舊山川，瀉碧堆青，輝騰今古，曾無間斷，豈有虧盈？不見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也。州云：洗鉢盂去。僧從此大悟。大眾！且道那裏是這僧悟處？還委悉麼？幾般雲色出峰頂，一攩泉聲落檻前。
小參。師曰：便與麼散去，早涉廉纖，更待商量，遞相埋沒。何故？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不見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忽有個漢出來擔荷報佛深恩。然雖如是，報慈今夜也不得放過。拍膝一下，曰：還委悉麼？歷歷分明，堂堂顯露，師子翻身，象王回顧。若能這裏會觀瞻，瞥轉玄關無別事。豈不見僧問古報慈云：情生智隔，想變體殊。只如情未生時如何？報慈云：隔。僧云：情既未生，又隔個什麼？報慈云：梢郎子未遇人在。前日黃龍新師叔道：報慈也是小慈妨大慈。這僧還同受屈梢郎子未遇人在。今時人住往作是非會，却不作是非會，如何理論？良久，云：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師曰：黃龍師叔美則美矣，善則未善。山僧則不然。何也？報慈一隔，佛祖命脈，放去收來，聖凡罔測。隔不隔？若為陳？擔取詩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擊禪牀。
上堂。千尺絲綸直下浮，蘆灣深處浪花麤，撈蝦摝蜆無心戀，還有金鱗上釣無？搖頭擺尾，躍浪衝波，不顧絲綸，便請吞鈎。有麼？時有僧問：如何是句到意不到？師曰：瑞艸本無根，信手拈來用。僧云：如何是意到句不到？師曰：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僧云：如何是意句俱到？師曰：大悲不展手，通身是眼睛。僧云：如何是意句俱不到？師曰：君向瀟湘我向秦。師乃曰：摩竭正令，未免崎嶇；少室垂慈，早傷風骨；腰囊挈錫，辜負平生；煉行灰心，

遞相鈍致。爭似春雨晴，春山青，白雲三片五片，黃鳥一聲兩聲？千眼大悲看不足，王維雖巧畫難成。直饒便恁麼，猶是涉途程。諸禪德！不涉途程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人從卞州來，不得東京信。

施主懺藏經，請陞座。長老未離方丈裏，鼓聲先為剖圓音，眼聞耳見非他事，何必驅馳向外尋？諸禪德！是眼作麼生解聞？是耳作麼生解見？這裏薦得，毗盧界內古佛舒光，荊棘林中敷揚般若，匪移跬步坐大道場。如或波中捉月、緣木求魚，未息狂心，請垂詰問。僧問：如何是臨濟全機？師曰：向什麼處去來？僧云：如何是雲門鑒咦？師曰：少人知。僧云：如何是法眼聲色？師曰：攢花蔟錦。僧云：如何是溈仰父子？師曰：兩口無一舌。僧云：如何是曹洞五位君臣？師曰：團團無縫罅。師乃曰：靈山瞬目，早是周遮；良馬窺鞭，豈為英俊？巖間宴坐，天帝散花，無說無聞，藏頭露影。少林面壁，計較未成，立雪斷肱，辜他衲子。黃梅呈頌，勝負偏枯，半夜傳衣，瞞人不少。從上來事合作麼生？豈假人天眾前搖唇鼓舌、競銳爭鋒、互立主賓、交參問答？檢點將來，彌天過犯。雖然恁麼，不因檀信方敲唱，爭見龍華會裏人？久立眾慈，伏惟珍重。

上堂。行脚高士撥艸瞻風，未透目前關，難明心地印。豈不見先賢道：要識諸佛心，但向眾生心行中識取；要識常住不凋性，但向萬物遷變處會取。諸禪德！一言已出，駟馬難追，撥轉玄關，通同實際。這裏信得及，塵勞界內豁開千聖玄機，榮謝境中頓證多生面目，迥超覺岸，不假熏脩。其或疑情未脫，見解偏枯，莫將三歲竹，擬比萬季松。擊禪牀。

卷上

潭州開福禪寺第十九代寧和尚語錄卷下

住大溈山嗣法小師　善果　集

上堂。春風習習，春日熙熙，鳥啼東嶺上，花發樹南枝，園林并紫陌，賞翫頗相宜。行人半醉半醒，游客似憨似癡，或歌或舞，或笑或悲，頭頭盡是吾家事，處處全彰玅總持。因甚把住？特地生疑，辜他古德努力披陳，不省這個意，脩行徒苦辛。久立眾慈，伏惟珍重。

上堂，僧問：永嘉道：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來藏即不問，那個是珠？師曰：有時閒把杖頭挑，千眼大悲看不見。僧云：將謂少林消息斷，而今蹤迹宛然存。師曰：你何不問如來藏？僧云：把得驪龍角，奪得明珠歸。師曰：珠在什麼處？僧提起坐具，師曰：未是好手。僧禮拜，師曰：見機而變。僧問：荏苒光陰歲月寒，禪家贏得共盤桓，個中消息無人會，願聞提唱祖師關。師曰：鐵牛橫古路。僧云：莫便是和尚為人處也無？師曰：目前大道無迂曲，何得伶俜向外求？僧云：今日得個真消息，白雪梅花滿洞中。師曰：莫將閒語句，味却祖師心。師乃曰：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適來許多問答圖個什麼？還委悉麼？通人分上，言詮寂默皆歸實際之場，晚學高流遂成取捨之法，園林池沼皆演玅音，諸法所生，唯心所現。又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諸禪德！大小老盧好與三十棒。何故？只知穿靴，不覺袴綻。然雖恁麼，鳥啼處處皆相似，花落不聞流水聲。

上堂，示眾：未透祖師關，時光如箭急。白髮皓然生，新季又五日。記得雲門道：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荊棘林者是好手。時有僧問：恁麼則堂中第一座大有長處也。雲門云：蘇嚕蘇嚕。師曰：等閒垂手去，八面清風生。雖然恁麼，子細檢點將來，大小雲門被者僧一拶，直得隱身無路。汝等諸人還見麼？這裏覷得破，平地上活人無數，荊棘林中轉大法輪。何故？大悲不展手，通身是眼睛。擊禪牀。

謝知客，上堂。開門待知識，知識不來過，知識既過，憑何施設？金果早朝猨摘去，玉花晚後鳳銜來，便恁麼涉離微，不施武藝，罕遇知音。豈不見趙州問僧：曾到此間麼？僧云：曾到。州云：喫茶去。州復問僧：曾到此間麼？僧云：不曾到。州云：喫茶去。院主問趙州：曾到此間，教伊喫茶去且從；不曾到此間，為甚教伊喫茶去？州喚院主，主應諾，州云：喫茶去。師曰：趙州門下不揀高低，一盌麤茶普同供養，得其味者，方知冷灰裏九轉透餅香；如或

未辨端倪，不免重下註脚。南北東西萬萬千，趙州待客豈徒然？莫嫌冷淡無滋味，慣把脂麻一例煎。擊禪牀，下座。
上堂：報慈家風淡薄，廚堂諸事蕭索，唯有金剛眼睛，四海禪人齩嚼。齩得破，曠劫無明須臾銷鑠，天上人間自在快樂；齩不破，成結縛，六用門頭塵緣競作。諸禪德！你齩嚼閒處著，燦爛無瑕，光明閃爍，幾回覿面相呈，自是諸人諱却。
上堂，示眾：真不掩偽，曲不藏直，句裏明人，言中辨的，處處總持，頭頭彌勒，擬議思量，當門荊棘。豈不見古德問僧：林間什麼聲？僧云：鵓鳩聲。古德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諸禪德！設使通身是口，作麼生商量？要會麼？暗通山下路，流出洞中花。
謝化主迴寺，上堂。師曰：禪人莫莽鹵，二月又初五。透徹祖師關，一句該今古。雖然如是，不涉今古底事又作麼生商量？還有知得者麼？出來吐露看。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路上行人更問津。僧云：如何是賓中主？師曰：闍梨自道取。僧云：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問處分明答最親。僧云：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七星光彩輝，六國罷煙塵。僧云：四賓主外更有事也無？師曰：向內亦無。僧云：謝師答話。師曰：非子境界。師乃曰：春色無高下，園林花木紅。總持門大啟，何處覓圓通？休問迷逢達磨，須知垂手塵中。踏翻厚地，刺破虛空。人天牓揾，佛祖家風。敢與龍王鬬富，自他兼濟何窮？翻身不露迹，直上玅高峰。諸禪德，且道是什麼人境界？還委悉麼？渠無面目，三界為家。解把過頭杖，逢春點異花。
歲除，小參。時光迅速，不與人期。剎那異世，早見歲除。未明心地，難免狐疑。設使問似百川競注，答如大海吞流，古佛堂中都用不著。豈不見僧問靈雲：混沌未分時如何？靈雲云：露柱懷胎。僧云：分後如何？靈雲云：如片雲點太清。僧云：祇如太清還受點也無？靈雲不對。僧云：恁麼則含生不來也。靈雲不對。僧云：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靈雲云：猶是真常流注。僧云：如何是真常流注？靈雲云：似鏡長明。僧云：向上還有事也無？靈雲云：有。僧云：如何是向上事？靈雲云：打破鏡來，與你相見。師乃曰：好諸禪德，盡十方世界是一面鏡，作麼生說個打破底道理？到這裏，直饒眼親手辨，光影俱亡，如鷄抱卵，啐啄同時，正好喫報慈拄杖。何故？弄影禪和，如麻似粟。雖然不得力，猶勝別勞心。
上堂。僧問：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世人，世人俱不識。未審和尚還識麼？師曰：山僧不識。僧云：大小報慈為什麼不識？師曰：老僧不諱此事。僧云：勘破了也。師曰：三十季後忽然汗出也不定。師乃曰：問答尖新逞峻機，如將畫餅要充饑。縱經塵

劫空勞力，爭似忘言合大虛。何故？祖師玅旨，杳絕言詮。密契玄宗，早成多事。豈況妄呈見解，緇素奚分？鼓弄詞鋒，是非競作。欲究斯宗，遠之遠矣。雖然如是，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

開爐，上堂。熙熙風景不相饒，免見丹霞把佛燒，莫謂開爐無一事，汾陽扇子手中搖。諸禪德，祖師密旨，杳絕纖埃，應用無私，匪虧時節。寒時寒，熱時熱，木佛放光明，院主生忻悅，絹扇足風凉，衲僧搖不徹。分明漏泄天機底事，因何不瞥？若也玄關撥轉，自然心眼豁開，方信普通季遠事，豈從[葸-十+夕]嶺帶將來？

謝藏主，上堂。兵隨印轉，將逐符行，把斷要關，不通音信。然而事無一向，理出多門，借路經過，略與諸人相見。憶昔日巖頭、雪峰、欽山三人同行，到一山寺，值雨。欽山、雪峰每日看藏經，唯有巖頭默然端坐。藏主乃問巖頭曰：我此間接待，愛人看經結緣。上座喫飯了，端然打坐，有何利濟？巖頭曰：某甲不識字。主曰：何不問人？巖遂將經一卷，指經題兩丿，問藏主：是什麼字？主曰：不識這個字。巖曰：這個字尚不識，讀經何為？拂袖便去。師乃曰：諸禪德！巖頭一期逞俊，大似貪觀白浪，失却手橈。藏主暗中嬴一著，今古少人知。祇如道以字不成、八字不是，畢竟喚作什麼字？這裏見得，非唯穿却巖頭鼻孔，一大藏教從此披露。苟或未然，不免重下註脚：以字不是八不成，無言童子笑忻忻，優曇華現人間瑞，鼻孔通天嗅不聞。諸禪德！既是通天鼻孔，為什麼嗅不聞？要會麼？日月不到處，特地好乾坤。

施主請上堂，示眾。湘山青，湘水碧，上下四維，東西南北，處處釋迦，頭頭彌勒，啐啄同時，無勞外覓。這裏見得，不待僧祇劫滿，六度功圓，當處道場，豈容擬議？其如疑情未脫，信力未完，緇素臨筵，請垂敲唱。僧問：檀越勤重伸三請，師將何法利人天？師曰：清風四起，雲散長空。僧云：未審施主獲何福報？師曰：但得三輪清淨業，恒河沙劫用無窮。師乃曰：朕兆未生，莊嚴畢備，乾坤纔剖，早涉迂廻，摩竭深關，時流罔測，少林號令，艸偃風行，直下承當，猶成影事，那堪攢花蔟錦，玉轉珠回，展弄辭源，欲窮玅道？大似持嬴酌海，折艸量空，枉費精神，全無利益。何故？若尋言語會，特地隔西天。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謝檀越施法鼓，上堂。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聲，欲入三摩提，實從聞中證。好諸禪德！法鼓纔撾，人天聳耳，玅應無私，是何宗旨？這裏薦得，楞嚴一會儼爾猶存。大眾還會麼？靄靄圓音該法界，直教萬古警群迷。

結夏，小參。霧濃天際雨，嘹喨寺亭鐘，耳目不到處，翻怜面壁翁。諸禪德！祖師苗裔、諸佛要門、法界群情剛然諱却，至使五湖

衲子、物外高流挈錫攜缾、名山洞府，或經冬夏、或涉春秋，但知鼓弄辭源、摩唇捋觜，爭鋒競銳以當家風，病在膏肓，世醫拱手，賴有智人出世，憫物垂慈，萬仞峰前和身便放。豈不見僧問西院恩和尚：擬問不問時如何？西院便打，僧擬議，西院云：若作棒會，眉鬚墮落。僧有省。諸禪德！還知麼？者僧却有陷虎之機，西院不覺投他深穽。若人辨得，親佩毗盧印，當場捋虎鬚。其如見解未圓，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裏看。

上堂。暗裏抽橫骨，明中坐舌頭，偏圓不到處，萬古及千秋。且道是何時節？還辨明得麼？這裏見得，不待三祇劫滿，六度熏脩，立地與古佛同參，頓證多生面目。其如智眼未明，不免拋沙擦土。豈不見僧問開先和尚：季窮歲暮時如何？開先云：依舊孟春猶寒。諸禪德！先賢垂範，流落人間，日久歲深，禪人不顧。何也？語非玄玅，直透重關，畫缾打破，涤水青山。莫訝報慈多冷淡，得盤桓處且盤桓。

上堂。凜凜玄風，塵塵三昧，信手拈來，曾無障礙。不用安排，素非憎愛，透過斯關，逍遙自在。便恁麼去，早涉崎嶇，更待商量，辜他先德。然而恁麼，中下之機甚處摸[打-丁+索]？第二義門聊為舉唱。記得佛日問夾山：大眾鶴望，乞師一言。夾山云：路逢死蛇莫打殺，沒底籃子盛將歸。佛日云：手執夜明符，幾個知天曉？山云：大眾歸去來，已有人了也。師曰：澤廣藏山，理能伏豹。雖然鍼芥相投，且道落在什麼處？者裏見得，斬新日月，特地乾坤；其或未然，奼女已歸霄漢去，獃郎猶弄火爐煙。

冬夜，小參。先賢垂範，巧玅臨時，解烹露地白牛，慣炊黍米香飯，煮野菜羹，唱邨田樂，更深夜靜，與眾分冬。然而拔貧作富，今古罕聞，踏著斯關，超方物外。山僧這裏空寥寥、白歷歷，上下及四維，東壁打西壁，中間一物無，將何為軌則？賴遇庫司置辦土儀果子，下座，雲：會堂中大家東齩西齩，忽然齩著一個，始知是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庭透長安。雖然如是，或遇無口人來，將何祇待？這裏見得，坐斷千聖舌頭，露出平生光彩；其或未省因由，莫嫌冷淡無滋味，一飽能忘萬劫饑。擊禪牀。

舉：僧銷經兼謝監莊上堂，舉：藥山久不陞座，院主白云：大眾渴仰和尚示誨，幸望慈悲。山云：槌鐘著。鐘聲纔動，大眾雲集，藥山昇座，良久下座，歸方丈欲閉門，院主隨後問云：和尚許為眾說法，為什麼一言不措？山云：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又爭恠得老僧？師曰：諸禪德！藥山老漢慎初護末，佛眼難窺，院主狹路相逢，等閒蹉過，至今千古之下掛人齒牙。報慈者裏又且不然，昨日請監莊監收，今朝昇座陳謝，堂裏特為煎茶，大眾都盧總

見，且道還有為人處也無？師良久，云：休！休！幸有德山風骨在，饑飡泥土壯肌膚。
上堂，示眾：三八念誦，五日一參。古佛標牓，今人可觀。通方上士，不用顢頇。如石含玉，似地擎山。直下會得，也大無端。何故？明暗一條今古路，依俙屈曲隔煙嵐。
謝化主，上堂。祖師門下，玅旨無私；不墮物機，混融凡聖。所以，涅槃城裏，作者猶嗤；明月堂前，道人不顧。灰身滅智，豈是丈夫？避色逃聲，何名作者？撈龍打鳳，須信男兒；露刃藏鋒，還他開士。化城抹過，寶所非遙；獨步坤維，何人境界？還委悉麼？打破畫缾歸去後，南山下雨北山雲。
春日，上堂。僧問：大地盡為銀世界，瓊樓玉殿徧娑婆，未審如何是文殊境界？師曰：舉目無遮障。僧云：如何是普賢境界？師曰：徧界不曾藏。僧云：莫便是和尚為人處也無？師曰：你何不問觀音境界？僧云：為復只恁麼，別更有在？師曰：江湖一片堪圖畫，眼裏無筋不易看。師乃曰：漏泄春消息，梅花徧界開，千峰無異色，平地絕纖埃，莫謂白牛無覓處，普賢招手待君來。急回首，不須猜，乾坤都一片，何用更徘徊？
結夏，上堂。大道無私，遇緣展縮。季季四月今朝，普請方來禁足。寒山彈袖舞三臺，拾得橫琴彈一曲。一二三，四五六，夏雨布長空，清聲發幽谷。直饒不墮宮商，也是強生節目。爭如野外農夫，擊壤高歌鼓腹。不學禪律威儀，免見蠟人隨逐。雖然恁麼，不傷物義，抹過時機。又且如何話會？丹鳳不棲無影樹，直透煙霄意自殊。
聖節，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中，高懸舜日，大扇堯風，祝　一人之壽算，祈萬世之穹隆。唯吾家佛子受賜頗多，物外優游憑何祝聖？要會麼？為祥碧落雲千片，聳翠須彌萬仞高。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留衙坊，上堂。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南山靉靆生雲，北山滂沱下雨。通身是口阿師，比擬徒誇唇觜。把定放行，為君重舉。目前火急便還家，莫認殊鄉為故里。雖然恁麼，官不容鍼，私通車馬。幸對人天，何妨詰問。僧問：枯木堂中即不問，入鄽垂手事如何？師曰：解運漚和句，能舒佛祖機。僧云：未曉玄言，再伸請益。師曰：人天得路，凡聖歸心。僧云：忽遇三頭六臂者來，如何支遣？師曰：手擎榔[木*栗]杖，相見不揚眉。僧云：半千叢席裏，推出作家人。師曰：謝子讚歎。師乃曰：浩浩塵中，善能垂手。悲智冥符，古今希有。深入總持門，氣宇衝斗牛。目連鶖子攢眉，玅德空生緘口。一句無私，掃除窠臼。雖然如是，且道這個人二六時中向什麼處行履？若也辨得，頭圓似天，脚方似地，鼻直眼

橫，清風萬里。苟或未曉綱宗，莫愛白雲深處坐，枯木寒巖未足奇。以拂子擊禪牀。
小參，師曰：徧界不曾藏，通身無影像，相逢莫訝太愚癡，曠劫至今無伎倆。無伎倆，少人知，大體還他肌骨好，何須照鏡畫娥眉？豈不見馬大師與二三子翫月次，馬師垂語云：正當恁麼時如何？西堂云：正好供養。百丈云：正好脩行。南泉拂袖便行。馬師云：經入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師乃曰：諸禪德！馬大師等閒舒卷，玅手天然，也是貪觀雲裏雁，失却渡頭船。若人檢點得出，披毛遊火聚，戴角混塵泥，其如見處朦朧，為汝重下註脚：經入藏，禪歸海，未足衲僧親道底，拂袖前行歸去來，擊碎重關門大啟。重關既啟，還有見馬師者麼？良久，云：休，休！長安夜夜家家月，幾處笙歌幾處愁？珍重。
謝化主，上堂。空王門下，法令當行，列局分司，利生為務。無明海內駕起慈舟，人我山中盛栽忍艸，伶俜遊子誘引還家，直指衣中久懷至寶，獲解脫道，證本圓常，報佛深恩，方名垂手。雖然恁麼，不傷風化，物義兩全，又且如何剖露？良久，云：金殿玉堂留不住，披毛戴角又重來。
施主請上堂。人天普集，龍象交參，大事全彰，云何不顧？須待提綱舉要，鼓唱玄風，蔟錦攢花，以為諦當，都無所益，枉費心機，奈緣中下之流無由湊泊。山僧今日等是無端向第二義門作個程限，眾中莫有英靈衲子、本分禪人，幸遇檀那請命，方便門開，擺動精神，任君施設。有麼？有麼？僧出云：見之不取，思之千里。師曰：等閒拋餌波中去，便有錦鱗上鈎來。僧云：和尚且莫壓良為賤。師曰：元來不是金鱗族，辜負謝家船上人。師乃曰：全提要玅，三藏絕詮，海印舒光，該羅法界，有情無情，炳然應現。有時南州北郡買賣交關，有時看風把柁、順水行船，有時酒肆茶坊迎賓待客，有時投壺走馬、歌笑圍碁，種種多般，要源流出，玄關瞥轉，大用現前，一槩無私，平等大道，始知諸佛轉法輪，群生解差別，目擊便歸來，秤鎚渾是鐵。如斯告報，正屬化門，不犯鋒楞，云何舉唱？還委悉麼？善吉巖前艸不生，憍尸謾把天花散。
上堂。空空至理，杳絕纖埃，功勳不到，玅叶難該。不落是非中，有無爭敢和？何勞指註，便請承當，過後追風，徒誇好手。豈不見北巖問洞山：什麼處來？山云：湖南。巖云：觀察使姓什麼？山云：不得姓。巖云：名什麼？山云：不得名。巖云：還理事也無？山云：自有廊幕在。巖云：還出入否？山云：不出入。巖云：豈不出入？山拂袖便行。師曰：應機不玅，展事難諧，檢點將來，弄巧成拙。來晨，巖入僧堂，喚昨日新到上人，洞山出應諾，巖云：夜來因緣不契，老僧一宿不安，却請上座代一轉語，若相契，開粥相

伴過夏。山云：請和尚舉。巖云：不出入。山云：太尊貴生。諸禪德！君臣道合，猶涉偏圓，賓主穆時，翻成途轍。尊貴一路，智者知焉，比擬商量，白雲萬里。然雖恁麼，敢問諸賢：作麼生是尊貴底事？要會麼？夜半石人忘形像，天明木女覓無蹤。

謝街坊，上堂。禪家流，勿忌諱，干木隨身，逢場作戲。有時高臥白雲，有時持盂鬧市，有時愛撫沒絃琴，有時善宣無量義，有時似癡似騃，有時為祥為瑞，不是碧眼胡，亦非傅大士。住！住！他秊自有知音知，何必清風動天地？

上堂。秋日耀長空，秋江浸虛碧。傷嗟門外人，處處尋彌勒。驀路忽擡頭，相逢不相識。諸禪德，既是相逢，為什麼不相識？剪盡霜前竹，臨谿不化龍。擊禪牀。

謝供頭化主，上堂。萬里無雲，長天一色，不落古今，那該彼此？要津把斷，風骨旋生。設使靈山密付，謾說拈華；少室親傳，徒誇得髓。總不恁麼，畢竟如何？要會麼？師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絕狐蹤。

上堂，僧問：如何是事法界？師曰：杖子拈將來，隨時得受用。僧云：如何是理法界？師曰：玅體本無私，應緣非少剩。僧云：如何是理事無礙法界？師曰：通同歸實際，語玅少知音。僧云：如何是事事無礙法界？師曰：肥典座，瘦維那。師乃曰：薄[利-禾+((白-日+田)/廾)]明月碎清風，淺種深耕莫大功，破二作三橫豎算，四方八面用無窮。諸禪德！還委悉麼？當人分上在體前，不落偏圓，是何境界？放行也，諸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言下合無生，為祥復為瑞。收來也，初祖門庭，不通水泄，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不收不放，隨處道場，分司列局，豈并尋常？一夜落花雨，滿城流水香。

上堂。靈山顧視，迦葉親聞；白藕峰前，盧公契旨。直饒鍼芥相投，未免隨波逐浪。何也？俱成勝負，猶涉驅馳。爭似青天為幕、夜月為鈎，臥藤蘿下、塊石枕頭？好諸禪德！踏得故關田地穩，不風流處也風流。

小參。雲收天際，霧捲長空，坐立儼然，誰家風月？這裏薦得，早涉崎嶇；更待商量，般雪填井。然雖恁麼，不許夜行剛把火，直須當道與人看。豈不見僧問鹽官和尚：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官云：與我過淨缾來。僧乃過淨缾，官云：安舊處著。僧安舊處，復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官云：古佛過去久矣。師曰：諸禪德！先賢垂範，語真如弦；衲子奔波，剛然不顧。山僧今夜等是無端，試與諸人評議。這僧只知向前，不覺蹉路；鹽官慈悲廣大，檢點將來，弄巧成拙。且道利害在什麼處？還委悉麼？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

謝監收，上堂。田中稻子已焦黃，顆粒圓成不并常，玅手及時收拾後，五湖龍象濟饑瘡。諸禪德！一日兩次上堂，不曾齩破一粒米，因什麼却有濟饑瘡？要會麼？劒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鉼。上堂：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銷殞。敢問諸禪德，從古至今得道聖賢如河沙數，因什麼虛空大地宛爾猶存？到這裏作麼生承當？於此見得，坐微塵裏轉大法輪。苟或未然，渾家不是不進步，無奈當門荊棘生。下座。

上堂。高提祖印，獨耀寰區；坐却舌頭，聖凡罔測。聲前要旨，玅叶難該；句後玄關，金鍼雙鎖。通人分上，肯受提撕；懞懂禪流，徒誇作略。設使五湖衲子、四海高人，問似龍飛鳳舞、答如玉轉珠回，向本分事中白雲萬里。何也？諸緣不涉，豈落今時？要會麼？混沌未分全體現，乾坤纔剖失便宜。擊禪牀。

上堂，示眾：玅孤峰頂，竟日不逢；菩提場中，隨處合會。豈不見東印土國王請般若多羅尊者齋，乃問：諸人盡看經，尊者因甚不看經？尊者曰：貧道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萬緣，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大眾！孰謂祖師關楔險？等閒拈出與人看。還見麼？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上堂，示眾：兔走烏飛，暗移時節。入夏早三旬，衲僧徹未徹？休尋向上關，莫問西來訣。健則松徑閒行，困則堂中便歇。恩光一道皎然，曠劫未嘗生滅。無物可并雌黃，教我云何剖說？回頭踏著自家鄉，始信秤鎚渾是鐵。

上堂：形名未兆，早涉戈矛。是非鋒起，徹底風流。左旋右轉，海印全收。枯木堂前徒話會，無明山上任優游。君不見，一葉落時天下秋。

上堂：淨法界中，纖塵不立。所以道，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離此之外，畢竟如何？要會麼？常憶帝城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上堂。門外春將暮，園林華木殘，靈雲消息在，遊子莫顦顇。諸禪德！還知麼？雲舒四野，雨瀉長空，花落花開，春來春去，往復本非移易，迷悟豈有差殊？急回首，不須疑，嫩竹抽新笋，寒松長舊枝，靈雲親悟處，眉上更安眉。

為亡僧下炬，生也不知，死也不會，不知不會，逍遙自在，南北東西，曾無罣礙。且道明禪人即今在什麼處？還知麼？露地白牛無覓處，火裏蜘蟟飛上天。

施主請上堂，舉：阿育王設齋，嚴百千寶座，內虛一位。因問耶舍尊者曰：此位何虛？耶舍曰：有賓頭盧大士，受佛付囑，不入涅槃，應四天下供。作是語已，賓頭盧忽然在坐。王遂問曰：承聞大士親見佛來，是否？賓頭盧以兩手撥開眉，曰：親見佛來。師曰：

古今不異，達者同歸。踏著斯關，自他兼濟。山僧不惜眉毛，重為諸人指註。遂豎起拂子，曰：看！看！賓頭盧尊者與百千眷屬在報慈拂子頭上高聲大叫，報你諸人云：休！休！大丈夫兒合自由。急急脩，莫悠悠，看看便是結交頭。莫學陵田栽晚稻，一陣霜風無可收。

小參。大道皎然，本無迷悟，杳忘三際，超越上乘，透古透今，非玄非玅，通同法界，一種平懷，古路無私，何人措足？豈不見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云。州云：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也。州云：洗鉢盂去。其僧有省，師曰：趙州老漢大似因風吹火、順水颺帆，擊碎斯關，塵中物外，凡則全凡、聖則全聖，若能如是解，通達事理竟。其或涯際未分，路逢死蛇莫打殺，沒底籃子盛將歸。

謝化主，上堂。滔滔法海，清濁混流；湛湛禪河，魚龍變化。杳杳無涯際，澄澄徹底寒。短棹孤舟，徒誇好手；長竿畫舫，方稱男兒。風浪掀天，雲雷帀界，絲綸便擲，不顧危亡。靈鰲錦尾上鉤來，跛鼈盲龜隨浪去。滿船裝載，月渚蘆灣，共樂昇平，同歌道泰。從前祖業，豈假外求？截流到岸之人，且道是何面目？還見麼？須彌頂上非凡木，白藕峰前得處高。

上堂，示眾：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諸禪德！日日日從東畔出，朝朝鷄向五更啼，雖然不是桃源洞，春至桃花亦滿蹊。又道：毗藍園內，右脇降生，七步周行，四方目顧，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大似貪觀天上月，失却掌中珠。還知落處麼？若知落處，方為孝子順孫；苟或未然，不免重下註脚。良久，云：天生伎倆能奇怪，末上輸他弄一場。

聖節，上堂。靈山密旨，迦葉非聞。少室玄言，神光道聽。拈華得髓，盡是虛名。玅用無私，匪從外有。放行也，皇風蕩蕩，帝道平平。收來也，海晏河清，民歌率土。不收不放，共樂昇平。金輪統御三千界，山嶽齊呼萬歲聲。

冬夜，小參。露地白牛烹却了，清風細切亦虛傳，報慈此夜憑何獻？一盌麤湯直萬千。諸禪德，既是一盌麤湯，為什麼却直萬千？要會麼？兩手持來如得用，不須辛苦走山川。

為亡僧下火，提起曰：大眾，要行便行，要住即住，翻身踏破太虛空，推倒玅峰無影樹。雖然恁麼，且道居何國土？還知麼？古佛位中留不住，夜來和雨宿寒谿。

上堂：見月休觀指，還家罷問程。此是古人語，丹青畫不成。好諸禪德，只如一夜風雷，連宵春雨，三方及四維，上下亦復爾。還家路頭在什麼處？見麼？慈門大啟，今古歷然。踏得故關田地穩，始知千聖不曾傳。其如戀著化城，也恠山僧不得。

因僧舉：玄覺問僧：林間是什麼聲？僧云：鵓鳩聲。覺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師乃問僧：你作麼生會？僧云：亙古亙今。師曰：不易卜度。頌：

前箭猶輕後箭深，行人何事苦沉吟。翻身若解看方便，始信真鍮不博金。

女子出定

抹粉塗坏恰似獃，神頭鬼面舞三臺。千千萬萬人窺看，子細不知誰見來。

石霜首座

一片虛空亙古今，鱗龍頭角競疎親。坐亡立脫知多少，鐵樹花開別是春。

靈雲桃花

春去復春來，桃花依舊開。東風浩浩曾無間，剛地靈雲道不猜。

諦當未徹

百煉精金大冶中，任他騰焰亙大紅。須臾拈出教人看，添得行家價轉豐。

遊山翫水

遊山翫水事尋常，早晚歸來鬢欲霜，踏破艸鞋回首看，數聲猨叫白雲鄉。

明招示眾因緣

風頭坐斷進還難，衲子相將不易看。不到潼關天已曉，不堪回首望長安。

趙州洗盆

叢林乍入問來由，喫粥無過洗盆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祖師風幡

非風幡動唯心動，猶涉廉纖強指陳。大地未曾添寸土，不知誰是點頭人。

夜深聞喝火号聲，故經曰：即時觀其音聲而得解脫。

火号更深喝道來，普門關棳一時開。圓通大師呵呵笑，不是峨嵋與五臺。

僧問：如何是真如不變？

玅體本如如，無勞待卷舒，直饒恁麼去，未免艸菴居。

因伯照書中云：思量有個悟處。又云：工巧諸伎藝，煎茶及掃地，盡現行此事，日用唯靈智。遂成四頌。

思量有個悟因由，萬疊雲山障路頭。更話煎茶并掃地，泥中洗土轉添愁。
煎茶掃地事如麻，若了如麻理不差，打破畫餅歸去後，始知凡聖眼中花。
工巧，諸伎藝，頭頭迸出真祥瑞。瞥然端坐到家鄉，堪笑維摩談不二。
盡現行此事，一段光明照天地。體用從來非自他，何須更覓錐頭利。

僧問：諸佛非道，何以脫塵？父母非親，何以養育？又云：法王嚴父是真依。

諸佛非道父非親，格外殷勤強指陳。朕兆未分全體露，不知誰識個中人。
法王嚴父是真依，二臂三頭轉背伊。要會祖師端的旨，不勞瞬目又揚眉。

新笋竹

迸破莓苔地，亭亭出短籬。籜隨風雨解，根有歲寒期。鳳管終須奏，漁竿莫可窺。儻容常守節，定見化龍時。

寄希饒閒堂

浮名浮利懶躋攀，聞搆茆堂杳靄間，搔首凭欄人不會，落花啼鳥蘚痕斑。

十六夜對月和十五夜無月

四面陰雲旋旋舒，冰輪一片耀昏衢。影分萬派曾無異，光照千門豈有殊。境寂風清思至友，香殘玉篆倦加趺。寥寥廓徹瑠璃界，心月圓明德不孤。

辯禪人五羊作丐寫　師真求贊

非幻非真，僧繇難寫，貌不驚人，權衡保社。畫虎作猫，指驢為馬，月彩分輝，風清大夏。五羊城裏舊知音，覿面相呈那辯也，慇懃寄語莫狐疑，便是蔣山寧道者。

送僧歸華藏

禪人告別欲南歸，卷衲和雲伴錫飛，脚下路穿華藏界，何須待叩吉祥機？

師於政和三季癸巳冬十一月初四日淨髮沐浴，初五日齋罷，鳴鼓小參辭眾，期以初七日示寂。至座前拈香曰：髑髏大士擬敷揚，驚起波旬五天去，沉檀一片白蓮香，玅體巍巍超十地。遂斂衣就座。告眾曰：晷運推移，日南長至。天地一陽生，萬物敷奧義。生死與去來，從本無忌諱。華藏門開，主伴俱備。師子翻身，象王游戲。如今不究根源，直待龍華三會。良久，云：某甲所以自作道人，披緇二十四歲，歷徧宗師，親近知識。初作道人時，日誦金剛經十卷為常則。始於崇果山燒浴誦經，至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為實。不覺失脚在熱湯桶內，脚皴桶破，當體獲解脫道，證本元常。歸家穩坐，無奈其處宗師驀頭印證，自著此貼肉汗衫。遊明州保社，徧參知識，見雪竇老良禪師。此乃親見慈明尊宿，投機問答。將及二季，良禪師退去。遂過台州，見涌泉誠禪師；衢州，見子湖

覺禪師。此二尊宿親嗣南禪師門下，然竟未契自本所得。遂過南禪，參佛慧禪師，隨住鍾山。鍾山遊學十載，佛慧遷化。下遊浙中，朝晚通話，日看兩轉因緣，亦僅二載。至廬山開先，聽暹和尚小參，羅漢聽英和尚說祖師偈頌。復事圓通法鏡禪師。一季渡江，參三祖宗和尚，深入實際，得遊戲三昧。因見太平清和尚，舉趙州洗鉢盂話，師資方順，抽身便行。至白蓮峰前，再來菴畔，遇個鬅頭老人。小參，舉忠國師古佛淨缾，趙州狗子無佛性話。當下如去千斤重擔，握佛祖威權，建立法門，至于今日。無何，幻緣未久，紹報慈道場，聚衲子半千。始及五載，會中有頭角兄弟三十四人，方欲下毒手烹煉，以報先師深恩。豈期病氣侵淩，報緣欲盡，期初七日長往。所以鳴鐘集眾，少事奏聞。(某甲)掃灑當寺，五歷歲華。每荷方來義聚，勠力贊成，感仰之懷，言不能盡。其或捨此殼漏，則有行程。奉祝監寺諸知事，首座諸頭首，兜率、西湖二禪師，寺門勤舊宿德，雲堂勝眾小師行者等，不得舉哀慟哭，被麻作孝，費用常住布絹，廣致孝道。法堂右邊安龕，左邊安牀，中間掛真起動。諸山長老舉哀下火，起靈掛真，事涉迂回，有昧因果，所費常住。何如買油糸米，供養眾僧。只可依亡僧例，留龕於法堂右邊一宿，侵晨念誦。每僧執一片柴，送至亡僧壇上，請首座下火。至三日，收灰所有遺骨，盛以花盌，送入大江水心，不得造塔。況今吾道之季，難得宗師，後進兄弟不知所往。若黃龍新和尚．靈源清和尚．夾山勤和尚．龍門遠和尚，皆是得諸佛骨髓，能脫人生死根源。慕道兄弟可往奔湊，以究此事，不負出家丁寧所祝。若依老夫之言，乃真出家佛子，真吾眷屬，異世他生求得相聚。若不依老吾之言，則是天魔外道滅吾種族，非出家人，世世生生不願相見。於此二途，請從一決。良久，乃云：出家佛子徹髓徹皮，華藏海中游戲自在，輪迴界內任性昇騰。是以俱尸城畔槨示雙趺，熊耳峰前親遺隻履。所以祖禰不了，殃及兒孫，盡搽起模，至于今日。又道吾紫磨金身，今日即有，明日即無。若道吾入涅槃，非吾弟子；若道吾不入涅槃，亦非吾弟子。當此之際，還委悉麼？若相委悉，非謂穿却黃面老人鼻孔，亦乃知得山僧落處。其或未然，報慈恁麼來，舉世無相識，水月與空華，誰堅復誰實？住院歷五季，都盧如頃刻，瑞雲散盡春風生，走却文殊遇彌勒。咄！下座。至是日酉時，加趺而逝。十一日闍維，收五色舍利，歸藏于塔。

潭州開福禪寺寧和尚語錄卷下(終)

No. 1353-C

歙州寧道者，祖席晚出之子。參到羅籠不住處，行到祖佛莫知之地，發迹開福，領五百眾，諸方景慕，尅日時坐化。預作小參，丁寧同學佛鑑、佛眼及老僧，人天聳然。其遺言妙句，足見啟大爐鞴，運大鉗鎚，覽之者當高著眼。　　圓悟禪師　克勤題。

No．1353-D

師祖寧禪師，生于徽州婺源縣汪氏家，得業建康府蔣山，出世開福唱道語錄。昔嘗鏤版閩中，然江湖叢林禪衲故艱得之。謹令新安毗丘懷璋募眾緣，依舊本重刊，以廣流通。
淳熙六季己亥結制日住南康軍雲居山真如禪院嗣法師孫　祖證　謹題　（同幹毘丘紹先）

No．1353-E 新鍥開福寧禪師語錄後序

東山老演門庭孤峻，少許可人，最痛斥時輩沉酣平實，撥棄妙悟，所以當時鮮有契其機者。若彼三佛，初未能鍼芥相投，久之服膺焉。惟　寧禪師遊徧諸方，見十餘員名宿晚參老演，演一見器重，每當眾譽之，命充堂司。同學妬之，夜相率山行道話，因毆之，傷其面目，赴眾不得。演躬往慰問曰：聞汝被那一輩無禮待老僧趕逐他，與汝雪屈。師竟不忍顯，但云：某自喫撲傷損，不干他事。演淚下曰：吾忍力不如汝，他日其奈汝何？後出世開福，槌拂之下，眾常滿五千指，無幾而戢化。以大法授月菴果，果陸沉眾底，人莫能識，圓悟獨知之。後成褫其出世，以頌證之：果克大家聲，橫出十二支。神足老衲證傳月林觀，觀傳無門開，開傳日本法燈，燈東歸旺化，南紀鷲峰也。於戲！　寧師之道，造詣深穩，踐履明白，其為東山圓悟之所稱許也如此，足以為後學之著鏡，孰不欽仰？宜其遺風餘烈流之海外，歷數百載而不湮沒也矣。當今鬬諍末劫，闇證狂禪，機鋒逞俊，競起人我，慈悲忍讓之風殆將掃地。若誦師之言，觀師之行，則可以識慚愧。予偶獲斯錄，囊藏自珍，時一展覽，則長想高標逸韻，猶若登報慈之堂，親挹顏采，聆謦咳矣。頃歲，道鏞禪衲遠自常陽歸，復帶得一冊子，點對兩本，毫末莫差，掩卷三嘆，俱懽奇遇。而今禪衲周旋京洛，謀諸剞劂，較讎文字，幹緣自任，默照具壽，捐貲勠力，旁募緇素，勉圖流通。二彥之勇為，趣尚不羣，譬諸渴夫覓飲，何暇問淄澠？葢欲俾參玄者流諳洞濟之水脈於曹谿一源，知他舌頭具眼，自有諸方高鑑，又何待予區區之言耶？

享保乙卯春閏三月初吉前永平紀府林泉禪寺慈　麟元趾稽首拜題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